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蕭湘連漪

第二卷第二期

廿五年五月一日



## 目 錄

- 憶…………… 玫 君 (二)
- 她的淚和笑…………… 南 燕 (六)
- 失業日記…………… 敏 敏 (一〇)
- 黑淵裏…………… 張靜華 (一四)
- 二十年前…………… 聞 鵲 (二四)
- 晚餐…………… 衡 勝 (二七)
- 更夫…………… 曹日昌 (三二)
- 四喜…………… 席徵庸 (三七)
- 柳葉湖…………… 堵述初 (四六)
- 人間味…………… 羅靖華 (五五)
- 黃河橋上…………… 李友琴 (五七)

# 憶

玫君

春從細雨斜風中悄悄的到來，又從落花飛絮裏匆匆的歸去。

午夢初醒，睡眼朦朧，聽着窗外點點滴滴的雨聲，無端牽起了愁腸萬斛。

憑欄眺望，這四野的遠近樹林，都已青翠欲滴，把些個瓦房茅舍，掩映得隱現明滅，宛如一幅幅的自然圖畫。

凝神處，像是有縷縷的幽思遐想，輕悄的浮上心頭，寫上眉梢。

作客瀟湘，已經歷了六度寒暑。在每一個春天裏，柳葉兒抽長得是一樣鵝黃，嫩綠，成碧；杜鵑花開得是一樣般紅；燕鳥總也年年隨着春來又隨着春去。大自然永遠地神祕地循環着支配着時間和空間，一年又一年的。

祇有人生旅途上所幻成的各種顏色，永遠沒有相同的可能。有時金光燦爛，有時暗淡無光，有時喜笑在靨，有時酸苦入骨，已消逝的紅殷不能再塗上鮮艷的色彩，現在的苦悶不能以往昔的歡樂來慰藉溫馨，未來又怎能不以死灰色去象徵呢。

寫到這裏，使我想起在我記憶的匣裏曾留下的一些人事風光的痕迹，然而，也祇是一些痕迹而已。

那是一九二八年初春的開始。

春初降人間時，春色便呈現了多樣的，神秘的色象，綠的顏色漸漸的染上牽人遐思的柳梢，紅的顏色也慢慢的寫上了媚人的天桃。連天烟草怒生，江與海洶湧的起了萬馬奔騰的巨浪。黃鶯開始從深樹林中奏出迎春之曲；人，這才沐着新鮮的陽光而蘇醒了。

在這樣一個綺麗的春之到來，我恰好正漫遊在高高的山上，冷冷的泉水之濱。曼也正同他的哥哥來此作一度春季的短期旅行。於是，沉靜的山中，驟增些雪泥鴻爪。

雷泉係洪朝山諸泉中最險峻而同時也最美麗的一個，其泉自高峰直瀉而下，且爲諸泉之源，其勢洶湧，宛如瀑布。其聲如雷動山川，也如絲竹合奏，使人聽着，有心雄萬夫，拍馬奔向沙場的氣概，有時也令人沉醉，沉醉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不過，在我的聽覺之下，祇覺得牠是一曲悲壯的音樂。醉翁之意却不在此，我所愛好的，却是生長在雷泉石畔的幾樹紅梅。

曼與他的哥哥最愛此山三景，一是萬花岩，一是白虎尖，第三便是這雷泉了。他哥哥是個詩人，曼是想成功詩人，於是他們滿想在這富於詩意的環境裏多多盤桓，欣賞，低徊，好將這美麗的景色用詩針詩線織成帶了歸去，也好作一度旅行的紀念。

當他們臨行的頭一天清晨，我暗地裏約曼陪我去採雷泉石畔的梅花，不想，他竟慷慨的允許了。我們在途中走着談着。我問他可怕老虎？他告訴我他有打虎的本事。再問他可像水滸上的武松。最後，他忍不住的笑了。

因爲不寂寞的談話，鼓起精神，增加了行路的速率。不久，雷泉在望了。我所愛的梅花，也紅

遍在泉水的石畔。

曼得意，我也高興起來。

他凝神注目這潺潺的流泉，我對着幾樹含苞欲放的紅梅起了些幽美的思想。後來他自告奮勇的爬到樹上採了許多枝紅梅給我，還問我可滿足了。

我當時心中充滿了無可言喻的快慰，於是我堆着滿臉的微笑說：

「曼！我幾次要家中的兄弟陪我出來摘紅梅。他們總是推諉的說這裏有老虎喝水，去不得。以後我再不敢提說了。今天偶爾說得好玩要你陪伴我，你真的就答應了。倒底你是我的好朋友。」

他聽完我說的話，他不禁失聲笑了。

「琳！我豈祇是你的好朋友！好朋友在現實這個世界裏有幾個肯在你的前面去披荊棘闢道路讓你走？我是你的愛之保護者啊。」他幽然的說着。

不覺一陣紅雲浮上我的雙靨，我聽了他最後的一句我祇有低首無語，默立在紅梅之下。早晨的陽光，似宿雨新晴後的景色，格外顯得清新爽目。待陽光透過梅樹之下時，我的清瘦的影子宛然的倒印在泉水之中。

他瞧我默默無語祇凝神的態度，他也祇好臨泉出神了。

在這靜寂的一刻，泉水的聲音突然增高起來，一會如雷之鳴，一會如絲竹之低奏，一會如萬馬之奔馳，一會又如急雨之驟落，正此際，曼忽昂首天外，繼而狂呼着：

『琳！我將來不再想成功詩人了！我要成功像中古時代的英豪。因為詩人祇是個弱者，英雄才是勇士。寧願死在百戰的疆場，不情願憂鬱的死在詩境裏。當我聽着雷鼓動山川的殺敵時候，我要當作今日聽雷泉的這種壯麗的聲音。當我看見旗旆飄揚的色象時，我要看作今日梅樹之下映着你秀慧的影子。這是想像的一幅多麼雄壯而美麗的畫圖。』

這時，一個孩子狂了，一個孩子哭了。

美好的回憶的影子也隨着時間的拉長慢慢的消逝了。

長沙藥王街

# 天申福綢莊

春季服料 大批湧到

名貴國產 花名時髦

尺足價廉 歡迎光照

## 她的淚和笑

南燕

是一個風雪之冬的靜夜，她受着一度強烈的激刺以後，她煩悶得開始覺悟自己五年來所過的非人生活。她頓時了解着吃喝現成給人家豢養得像無意識蠢動的生物樣真太羞辱。她不能再容忍下去，因循下去。她決定離開現在的純物質享樂主義的傀儡之家。她正像易卜生所寫的挪拉一樣，祇知要離開這個家是必然的情勢；但并未預計到出走後自己所走的途徑，她帶着一棵迷濛，茫渺的心，孤獨的躑躅在一條漫長的馬路。

天是死灰的。路燈是昏暗的。一切都閃着死的餘光。她就像被推上刑場待決的囚犯。

忽然她甯靜了一下，吐了長長的一口氣，好像忘記了以前的一切創痛，好像不知道往後開始的流浪生活的不穩定。她總覺得無論如何自己應該不退縮，不畏懼，充其量自己是舊倫理舊道德未完全摧毀以前過渡時代的社會中之叛徒，充其量邀不着淺薄眼光的人的同情，但，自己的自由是無論如何從剝奪的強暴者的手中，奪了回來，無論怎樣苦，代價終是豐滿的。

她是這樣想了又想，漫長的馬路，看看走到了盡頭，在轉角的那塊，有一個木條搭成的棚子，裏面好像有三四個人影，湊在一塊，熊熊的火光，被圍在中間。

她日間也會在這裏走過，知道這裏正在建築一個巨邸。無疑的，湊集在一塊的人影，是苦力的工人，在夜寒人靜時，燃着木屑在取暖，一方面談話，喝酒，消磨他們每天僅有休息的寶貴的一

刻時光。

『嗚呀！嗚呀！』一個粗暴的聲音在狂喊。

她陡然像受到一個異樣的激動。她總覺得這聲音是怪熟的。她滿抱着發現神秘寶藏一樣驚喜交集的心理，走向前去偷看。

『哎呀！正是他，正是別了五年的他，真奇怪，會在此地相逢的！』

她想猛撲上前，緊緊擁抱著痛哭一場。但不知怎的，她終歸沒有勇氣，又退了下來，掩着面狂奔過去。

她倚着路旁的一棵大樹，像一個神經病患者一樣發狂，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她記得那是五年以前的事了。在故鄉五月下旬的天氣，已經很熱。她穿了一件白布單衫，邀着英同到一條僻靜靠著河岸的街上，她們沉默着踏上一角小酒店的樓上。

扶梯上全是灰塵，樓更矮得伸手可以攀到屋瓦和樑柱，四壁滿糊着給油垢灰塵塗滿的報紙，蛛絲更佔有了每一個角落的空隙。

樓下就是灶，煤煙薰得悶人！

『真難受！他們還不來！』英老在嚷着。

她倒像並不會感覺身外的一切，只呆望着從窗口可以看到的——白浪，飛鳥，歸帆！

扶梯上一陣響，他同着兩個朋友上來了。她轉過頭來望他，他正死釘着她，紅着臉，赤着眸子，



眸子裏還閃着異樣的光芒。她迅速的低了頭，不敢再望他。他却走上前，緊握着她的手：

『玲！你怕我嗎？我是瘋子呀！』

茶役給他們端上酒菜。他們坐下來。他擎着杯子，發狂的喊着：

『喝呀！喝呀！這是最後一次了！』

其餘的人都沉默着望了他。

『喝得太多了！要鬧出亂子的，你勸勸他呀！』英低聲推着她。

『你甯靜一點好不好？』她這樣說，但并不曾走過去制止他。

酒後，他們分散着坐在樓房外的走廊上，河風送過來，不涼，也不熱，每個人的心中，似乎都有不同的感覺。

『別了！玲，我們總祈禱你以後是幸福的。』

『這料得到麼？結婚也許是人生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就做一次嘗試主義下的犧牲品吧！』她像有無限傷感的回答着。

茶役又端上兩盤潔白的藕片。英剛要伸手去接，他用粗壯的臂攔住他：

『還藕斷絲連嗎？我們吃梨子好了！』

茶役瞪着眼睛，不知爲了什麼。結果，又換上了梨子。他自己吃一片，又遞一片給她，神情就像一個瘋人。

她閉着嘴，不想吃。他老是遞過去。梨子掉在白長衫上，染上了一塊兩塊紅的污點，她的淚珠也滴在上面，混成一片。

『散了！就是這樣撒手多好！多痛快！』

在他粗暴的呼聲中，各自分開，各自趨自己的歸路。

事情又五年了！她總會偶然去追憶。五年中也常常聽到朋輩的傳說，他剃光了頭，蓄上了鬍鬚，過流浪生涯去了。

真奇怪，又偶然見了他，人生的遇合，離散，有時候真會出人意料的。她追索着他們爲她祈禱的——

『總祈禱你以後是幸福的！』

她悲憤得痛哭起來。

淚，給苦悶壓榨出來的淚，正是弱者最後掙扎的武器。她不願做弱者，她明白了，擦乾了淚，又痛快的笑了。

# 失業日記

敏敏

二月三日

昨天晚上知道總幹事不會和民政廳長說及，知道這事已完全失望，整晚都不能合眼，有時候給孩子索乳的啼聲打破了我的疑想。想到孩子們目前的衣食和長大的教育，現在一家人的吃飯與房租的解決。在以前有俱樂部每月三十元及自己稿費的接濟。現在除了努力寫稿以外，一點都沒有了。瞻望黯淡的前途，不禁失聲嘆息。玉堅帶着小鳴兒也不會合眼，他知道我心情的焦煩，便安慰我道：「敏，你怕什麼！你清早拿了主席的條子，去會民廳長，多少總有點辦法。即算沒有辦法，好在我每個月吃粉筆灰也能拿進幾十塊錢，我按月寄把你用。等到你找了事，我們再去儲蓄一點，行嗎？比我們不如的還多着呢。」

聽了玉堅好意的勸慰，不好意思再嘆氣了。心頭仍像壓了重鉛似的。憶起自從民十九年畢業女師，社會給與我的印像雖不算佳，却也沒有過分使我失望。從十九年到現在，我當了五年小學教師，走遍了長沙各小學。教課方面我曾有過相當的成功。不幸前年中斷了教書生活，這是因為自己作事缺乏背景。有勢有錢的一知半解的東西，他們在養尊處優的情形之下，還要在教師席中來佔領幾把交椅，以供他們牌餘戲後的調劑。不信請看教廳小學師資的調查，全省數萬的小學教師，合格者只有七八千人。不合格的飯碗倒有保障。自己從市立某校出來的原因，不也是混蛋增

加的原故嗎！學校借口說自己不該一面帶小孩，一面教書，但自己分明沒有缺過課，難道小孩子在這種忍飢受餓的當兒，依傍着母親過活，都不可能嗎？後來自己厭惡了教書生活的卑鄙，不能也不願再去活動了。本着一個「討米不再窮」的主義，坐在家中浩嘆。幸而爲一兩位熱腸的前輩關懷，她們寫信給主席的大小姐，大小姐便把我介紹到俱樂部來。錢少事閒，不覺忽忽一年又過。此次不想因爲請假到醫院去分娩，飯碗又過河了。以省府主席的小姐的介紹，職業仍無保障；以自己的活動能力，作事仍無保障；不消說自己是平民，平民倒底是平民，雖叨光終不免要露出馬腳來的，又何必怨天尤人呢！

玉堅是個勤儉的好男子。據他自己說，他也是男性中的真操主義者。但是他有許多不可捉摸的怪癖。現在兩人在一起，他眼看着自己的窘困，說出一些頗爲中聽的話。可是一到分離，他常要無緣無故的一兩個月不理你。你要問他要錢，當然很爲難的了。雖然孩子們多是要父親的養育，他這個父親却很洒脱。自己分明是母親，職責上仍兼任父親。失業問題在玉堅倒不算什麼，在自己却很嚴重了。雖然玉堅也時常付點錢回來，我從不曾挪用過。一則自家個性如此，二則自家有職業，今後的一切，倘使沒有辦法，就得靠玉堅來維持了。想到這裏，頭有點昏沉似的，眼前展開着是窗外灰白的曉色。啊！一夜已天明了。

喂飽了小敏兒的乳，便抽身起來。朦朧曉色中有人在外面叩門。及要湯媽開門一看，原來是趙小惠君來了。趙君的父亲和廳長有同學之誼，此去一定是馬到功成。自己則係道地平民，六親無

靠，雖有主席條諭，不見得便可發生效率。然而一個謀職業的人，到了絕望猶燃燒着幾分希望的。因此仍鼓着勇氣和趙君冒着晨風走過小吳門外。經過韭菜園，某某里一棟氣像巍峨的洋房子，展在我們的眼前。趙君敲了幾下門環，一個着灰色衣的傳達走出來，問我們會誰的。趙君仗着世誼的關係，便不經傳達的許可，把我帶進內客廳。廳長的女公子，一個穿花軟緞皮袍十三四歲年紀眉目清秀的女郎，出來招呼着。我們真像賓客似的，坐在大廳等候廳長，女公子也去梳洗去了。坐了一會，頗感清冷。忽地一個穿皮鞋的中年人，叩廳門要進。女役連忙走前開了。要他坐着等候。女役走了以後，接着一個便衣聽差走進來，對那人道：「你是會廳長的吧？廳長不在家，請出去。」那人踉蹌出去。我便對趙君道：「小惠，要不是有你陪在此地喝晨風，我可真坐不住了。」小惠苦笑一聲。沒有好多時候，和氣盎然的冷廳長進來了。我和小惠都站起來，跼促萬分之餘，便勉強把經過說明。及至說到來意，廳長笑道：「我早就知道這回事。俱樂部裁人我曾爲你們保留過，不料總幹事終把你們裁了。他不好意思就此打發出門，開了許多名單要主席下條子。他那裏要裁人，我這裏焉能加人。你們另想辦法吧。」

——我們無法可想，因此才找廳長設法。

——『你不是很有辦法的嗎？你很能幹，熟人又多，怕什麼？』冷廳長對我這樣說着。

——『倘使我有辦法，我也不找廳長了，無論如何，要請廳長幫忙，實在家中負累太重了。』我苦笑說着。

——『你的丈夫難道不幫助你。我答應設法就是。有機會再通知你。』

我知道再也說不上了。小惠對於世伯，竟比我還窘，始終沒有說出什麼來。一會，冷廳長家吃飯了。他邀我們吃飯。但肚子雖餓，可惜無此勇氣，終于等廳長吃了飯，又看了女公子舞劍，小公子的太極拳，真不勝「富貴人家好兒女，果然文武是全材」之感。歸途中不知怎樣忘記了失業，又間談到這個上面去了。

## 八角亭

# 日新昌綢莊

你們的衣服問題如果要適於新生活化及  
價廉物美者請至八角亭日新昌綢莊去因  
爲該莊最近運到國貨千餘種在這春季舉  
行大廉價

# 黑淵裏

張靜華

劉二嫂揉了揉眼睛，掀開帳門探出頭來看看；從那破紙的窗格裏，望見天是灰藍灰藍的顏色。她知道時候不早了，便輕輕的離開那座龐大的，爲塵土及老鼠的尿圈印成花紋斑斑的帳子。她一邊穿鞋，一邊自言自語地說：

『我怎麼老醒不過來，天已不早啦！』

其實曉星仍然懸在天空，但無論如何，事情是使她一翻身就得支持着起來的，並且也沒有醒來再睡的福氣了。她穿好了鞋，梳了梳髮，直到很快的挽起了她的髻子後，才打開她們的房門。

她照例在洗衣服剩下來的水盆裏，洗了洗手，走到廚房——僅够兩人站立的地方，用煮菜的小鍋，熱上了點兒水，走回屋子，便做劉二哥起身的號筒。她很柔和地，用十分清脆的聲音催促劉二哥起身。

老天爺總是爲難人的，飯不能不吃，苦力更不能不做，幸虧生了個健康的身子，這幾條生命才會留着可以說話的。劉二哥雖然很疲乏，似乎還沒有睡醒，但是他不能不動於工作，當他的肩套在劉二嫂用布爲他縫得一條像皮帶一般又軟又整齊的棉帶時，把兩個尖端繫在水車的手推把上，他用兩手撐住，用力地往前推一推試試勁兒的時候，他的力氣可不小呢，毫不吃力底「唧唧喳喳」的便推着水車賣水去，老主顧的幾家，是直送到他們的家裏，因爲他們有的是用「包月水」的。

他走在街上，各個鋪子都在緊緊的鎖閉着門，如同富人們的保險櫃一般，走路的人也很少，一陣風吹來，輕輕地拂過他那勞力的身上，立刻感到微微的有點兒涼意的鬆軟。

他手推着車向前走，眼睛到處溜轉着，此時是在天剛亮後的街上，沒有行人與汽車，洋車，電車……的奔波，不用使得人小心翼翼的顧及。所以他東看看，西看看，既忘了肩上布帶的緊牢，且忘了兩足的酸累，「唧唧喳喳」，這是他聽慣了反而覺得是減輕自己的勞苦的歌調，猶如人們走累了哼幾聲「四郎探母」，或是「梅龍鎮」的戲曲一樣！

雖然劉二哥這般開心樂業，其實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是從無可如何中求得的謀生法，因為他愛着年青姣麗而又溫存的妻，他更愛着他的兩個聰敏的孩兒，所以他無論是怎樣吃苦，總算是得到一點欣慰，否則在那種四面圍困的債主中，早已投河死了！

「劉二爺，好早呵！」

「唔……」

「這幾天風聲緊的厲害呵！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就許讓炸彈給炸了，您聽……」

秦祥百貨行的鋪夥，一邊說，一邊指着天空，臉色像黃臘般的難看，爲了從前認識的交情，這樣會稱着劉二哥喃喃地說。

「你們行裏有貨嗎？掌櫃的怎麼樣？」劉二哥說。

「不瞞您說，急的要命，不久以前才買進些貨來，現在讓我到處去打聽，簡直連放處都找不着



啊！」舖夥兩手擺開聳聳肩，這樣兒回答。

「放在洋人那裏就成了，管他媽的，急什麼呀！」

「我剛從洋行裏來，靠得住的幾家洋人，已經不保了！」

這時飛機的聲音，愈來愈近，比一個馬蜂鑽進你的耳朵裏還響些，那個夥計大踏步的跑了，劉二哥推着水車「唧唧喳喳」的並着飛機走。

突然一件很顯明的事實，擺在他眼前，當他想起那些猙獰的面孔，與謾罵的聲音，滿腔的憤恨使他的心突然劇烈地顫動起來。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在一日陰霾的天色籠罩下，樹枝在房上「吱吱」地亂響的一個大風天，記得是將近正午，他在他自己開的雜貨店裏，踱來踱去，方方的一個舖子，日來覺得很空曠，因為生意十分疏冷了，他吩咐了兩個學徒陳設貨物，一個算賬先生寫着字，一個跑街先生外出收賬去了，他隔着一層玻璃窗往街上看去，各種各樣的車，都在不停地如飛的穿梭奔馳，舖子裏連一個顧客也沒有，他停立了一會，噙上一枝「多福」煙，便踱到舖後的一間廚房，看劉二嫂做午飯。

「媽媽……」

「媽媽，我餓了……」

劉二哥的兩個孩子，放學回來了，邊叫邊上舖子的樓，是他們父子四人睡覺的樓房，照例去放

他們的書包。

『今天天氣很好，我們出來遊玩……』妹妹姣兒現着快活的樣子邊走邊唱。

『甚麼呀，今天天氣又不好，唱的又不好，還樂什麼，沒羞！』哥哥玲兒生氣地說，大概他是在學校中有不如意的事，或是餓了吧，很不高興的來禁止姣兒的唱歌。

姣兒若無其事的，斷斷續續的接下去，玲兒很怒的將她推了一掌，姣兒便哇的一聲哭起來了！劉二哥哥匆匆的自廚房跑出，正預備上樓，忽見許多人在舖中，幾乎站了三分之二的隙地，他以為是生意來了，稍帶點笑容走過去。可是細看神情，使他知道又是給他以麻煩的心痛的「飛機捐」的人員又來了，但是他走到他們之間，並沒有聽到捐款的字句，於是他正要問『您要點什麼貨呀！』突然一聲『豈有此理』，很響亮地深入他的耳朵，倒把他嚇了一跳，他的火便冒上腦頂來。

『爲什麼你們還賣洋貨？可恨你們這些商人，我看是誠心要做亡國奴了；把陳列的洋貨都剔出來！』大家手忙腳亂的打開幾個玻璃櫃。

劉二哥哥看着，氣憤極了，他說：

『你們又不是搶人的，且慢，等我說幾句話。這些貨都是去年存的陳貨，要是今年購買的應當罰，那是我知道的。但是大舖子大公司都在暗地裏積極地購辦，你們爲什麼不去管呢，單來與我們作怪？你們亂轟轟的拿我的東西，這可像什麼樣兒，請你們明白這點不要專與我們爲難呀！』

『哼，只要我們看見就得查封，不是來與你做買賣的，會說話也沒有用！』

『渾蛋，這麼不講理麼？』劉二哥看着人家拿他用錢買來的貨物，憤憤地說。

就是這樣一回事，劉二哥在傍晚時分住在牢中，劉二嫂抱着兩個孩子流淚到天明！

\*\*\*

\*\*\*

\*\*\*

\*\*\*

\*\*\*

劉二哥是費盡了許多週折，經過很多的日子，罰了重款，忍氣吞聲的在清理賬目，因了貨物的暴落，就是賠本也賣不出去，於是使劉二哥虧了空，他的舖子德恒昌，一個較有門面的雜貨店，再也無法「恆」下去的關了門。

他兩手空空，流離顛沛，有時如虎一樣的暴躁脾氣，在他的心上是比劉二嫂受不了的「兇」，「暴」，更其痛苦的事呵，尤其在兩個孩子爭吵的時候；那更顯得是嘈雜，煩亂的不像樣了，有時逼得沒法，劉二嫂勸劉二哥到親戚處借錢，但是倔強的脾氣，終於使他不屑再四去低頭，忍了辱還借不到一個錢的苦楚。

因此，劉二哥終日在街上彷徨，偶爾在小茶館裏沉悶地坐着，他從隔坐一堆人中，聽來一些話：

『賣孩子哪，沒有法子的事，你不多加兩三塊錢麼。』

『租拉洋車，最苦的買賣喲，其中還有麻煩與受欺負的事！』

『販私……』

「劫搶去……」

「拐小孩去……」

「做忘八吧，沒法！……」

「騙錢去……」

這許多話射進劉二哥的耳裏，這都是些不能維持生活的求生法，他覺得是好的，得當的「沒錢求生法」，但都是他從前痛罵過的該「殺頭的狗種」，他掉背去不要聽也不要想，他的頭腦是脹裂地刺痛，他的生存出路是在模模糊糊的霧中！

論理，他失了鋪子，也可以得到較好的待遇，因為他十七歲的時候，曾在城市裏「初級師範」念過書，以這樣的資格可以找個小學教員的位置，或者充個書記寫寫字，這是當然可以的事；假如這些都找不到機會，或者可以做個店員，因為他有着買賣上的知識與經驗，不過東北失陷後，人民全掉在驚恐中，商家虧空停業，又有誰肯收留他呢？

他出了一個大銅子買來一張「人民新報」，坐在茶館裏呆看，無字無句不讀完，但是所謂「徵求」的都是落空，此外上面指示給他的只是失望，告訴他的生存方法都是犯罪！

這種無業的閒漢生活，使他舉步回家的勇氣都沒有，他想到孩子們等着要吃呢！

「唉，可憐的孩子，更可憐的爸爸！」他含着眼淚說。

在他的耳朵裏，也曾聽來一些回聲：

『都市的間漢，是不只一兩個，比夏天的螞蟻還多呢，只是等待着暴風雨來淹死這些生命，此外，是從來沒有聽見有人來救濟這些生命。』

他惟有咬着牙痛恨自己村中遭「兵匪患」，及「水旱災」的苦，才逃到都市來，由是才將自己祖傳的地主身分，而轉變過來做作一個安於生活的商人，如俗語說的，「生易老婆，天天在熬肉沙鍋」的適人生活！又豈知中國的厄運，給予他更大損失的刺激；傾家蕩產，還徒遭侮辱與壓迫，他想起來搥心似的難過，淒苦地說：

『從此，我就閒到死嗎？』

他厭惡一切，咒詛一切，也責難自己，爲什麼以地主自居？於是恨守財如命的禮教蒂固的老大家庭，痛恨詩書禮義對實際生活的空虛，他恨政府的不爭氣，使他有這破家的深沉的悲哀，幾乎，他想拿起一把金晃晃的大刀去殺人，但是在他平下氣來，意識到自己並非有這種膽量的人，又消失了這劊子手似的妄想，因爲，無論如何他是受過地主的家庭教育的薰陶的。

他每天到街上，茶館，城邊，天橋，夜市，鄉下……無目的地走，最後，在他餓了一天的當兒，好容易才找到了現在推水車的事業。

如果說到幸運的話，這個落伍的推水車事業，是已能給他的家人都能够吃到窩窩頭，以至湯麪了，使他與妻子孩子都有了轉機，從餓傷了的念頭裏！

他們算是有了延長生命的燃料了，劉二嫂也很勤苦耐勞地，每天幫着丈夫打水，劉二哥當他用

盡勞苦的氣力，要求個翻身的日子，所以在捲着衣袖推水車之餘，晚上他還兜攬寫信，寫休書，寫呈子……各種筆上的囑託，故生活又較為寬鬆一些。

他一邊推車，一邊想着這些事，他的心情真是亂如麻了！憤恨，受辱，傷心，失望……等過去的幻影，在他的腦筋中旋轉，他的車從街這邊推到那邊，直到有人叫他時，他才恢復了他近日平靜的思潮。

『劉二哥，還不趕快回家，今天拉夫很緊呢！』鄰居拉車的楊九說。

『唧唧喳喳』，劉二哥因為還差一家的水沒送完也不便回家。

太陽射着他的背，全身是用着力，額上的汗與水車身上的水，相諧和的滴漏着，劉二哥已看見城邊清汪汪的河水了，於是他想着回家就有熱麪吃的歡欣。

高大宏壯的城洞，來來往往的人真不少，尤其是灰衣的兵士特別的多，他瞟眼看了看，這些兵士的眼睛，就同泥菩薩一樣呆瞪着行人，劉二哥腦筋一轉覺得有些嚴肅起來。

『站住！』兩個兵士在他面前突然這麼一吆喝，他平空的受了一驚！

『給我們搬運東西到通州去。』一個腰掛長刀，穿着長靴的人很莊嚴地說。

『我家裏人在等着我吃飯呢，兩個可憐的孩子會餓死了的，大人開恩放我吧！』劉二哥哀乞地說。

『少囉嗦！』回答是這樣。

一個兵士推他一下說，『少廢話，走吧！』

\*\*\*

\*\*\*

\*\*\*

\*\*\*

日子也不知是過去了多少，劉二哥天天在聽着飛機的轟叫，砲彈使得天崩地裂的驚恐，可怕。他看見死傷的兵士如殭蠶一般；一條一條的被拖着，抬着。還有當搬運器械在後方的道路上，遇有戰事激烈的時候，從空中常飛來些瓦塊，大石，間或有手臂，腿子，家畜的頭啦，皮啦……的東西，真是使他幾次欲私自逃回家，看他的妻與孩子的心，冷卻了大半，雖然他無時不在惦記着他的家。

『唉，我的妻子終日在哭泣，我的孩子在叫着要吃飯呀。可憐的孩子，可憐的爸爸是在被外國人又來侵佔中國的土地，而被拉夫來……帶……帶的傷呀……』劉二哥的頭被綳帶纏住，很淒慘的聲音這樣對醫生說。

『這不算什麼，兩三天便會好的，等好了，回去你的得啦！』醫生說。  
他天天做着回家的夢。

\*\*\*

\*\*\*

\*\*\*

\*\*\*

劉二哥的妻劉二嫂，由焦慮傷心之餘無可如何的天天跑到廟裏去，向泥菩薩叩頭，她祈禱他回來，神經失常地盼望着丈夫及孩子的爸爸回家，但是一點音訊也沒有，使她天天度着刀尖穿心的痛苦日子！

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姣兒，也常常倚着門框叫：

『爸爸，您怎麼還不回來呀？您上哪去啦？爸爸……嗚……』

\*\*\*

\*\*\*

\*\*\*

\*\*\*

那天姣兒在門口玩着，遠遠的看見一個推水車的人，她跑了幾步叫起來：『我爸爸來了！』等到推水車的那個短衣漢走過去時，她低低地說：『不是呵！……』

姣兒的伙伴們都說，『姣兒是沒有爸爸的，不要她玩！』

她噙着眼淚，很生氣地說：『等我哥哥好啦，我再也不要你們玩！』

她喪氣地走着，滿打算回家告訴媽媽，但是當她走到母親的面前時，早已看見母親滿臉的眼淚，同時，哥哥玲兒躺在母親的膝上，硬得像一根棍，母親的淚水一點一滴的落在玲兒的臉上，這時的姣兒她低低地叫：『玲兒……哥哥……』一邊用手去摸玲兒臉上的淚，那臉是如冰一般的硬，使她寒慄地將手縮回來，半天才說：

『媽媽，玲兒哥哥的臉，怎麼涼冰冰的？』

姣兒的媽媽劉二嫂，未曾睬姣兒。

屋中全被陰森慘淡的空氣籠罩着。但冲破這種空氣的，是姣兒淒厲哀細的聲音：

『爸爸，您怎麼還不回來呀？您上那兒去啦，爸爸……』



# 二十年前

聞鵬

「都府威嚴八面風，居然置酒樂融融。中原民氣都銷盡，太息新華一夢中。」

這是二十年前口占的幾句「無題」，至今還隱約記得。

一天，我在某學校上化學課，正教硫化氫的製法和性質。忽然學校的一個司閘的，很匆促地跑進教室，把手裏拿着的一張名片遞給我，低聲說道：「有人在外面等着呢。」我很詫異他怎麼不按規則，在上課的時間也來通報，接着把那名片一看，上面寫着「威武上將軍王得勝」。司閘人走了以後，我的神經便立刻緊張起來，一個不留神，把連在氣體發生器上的橡皮管碰脫了。那種又刺激又怪臭的氣體，都從管口裏不斷的噴出來，吓的那一羣學生如大禍臨頭一般的亂跑。這時校長也過來了，別班的教員學生也從教室裏跑出來刺探新聞了。那個司閘人又從外院跑進來說：「將軍府來的副官，在客廳裏嚷着，他說沒有工夫再等了。」於是校長，教員，齋務長，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大片，無非是勸我就走的話，我不由自主的隨着那位副官上車了。

不多的時間，馬車忽然停住，我下車來一看，並不是將軍府，乃是一個著名的酒樓。立刻有幾個帶着招待員符號的軍官，從外面走出來，同時又有幾個似曾相識的人，也坐着馬車到來，我就跟着他們走進去。一個大餐間裏邊，坐滿了不少的人，也有些是常常見面的朋友。不到幾分鐘，宴會就開始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巨紳，站在大餐間的中心演起說來，幾句刺耳的話是：「北京來了

急電，各省非照辦不可……將軍既然指定了諸位，那是責無旁貸的！」當時有個朋友起立發問道：「我們有一點意見，可不可以自由發表呢？」回答的是：「諸位如果有意見，最好直接向將軍發表，我是無權答覆的。」正在辯論的時候，幾個武裝的招待員，一致的起立說道：「馬車早已備好了，就請諸位上車吧。」於是七八十輛馬車，就浩浩蕩蕩的向着將軍府馳去。

在軍樂悠揚聲中，無數武裝的兵士，槍上都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很擠密地排列在甬道的兩旁，從將軍府頭門以至於內院，幾乎連一點縫兒都沒有。甬道是那樣的狹小，假若你不循着行列的直線，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你就會有碰上刺刀的危險。這一羣長袍的隊伍，魚貫的進入了大客廳，將軍穿着很整齊的官服，和衆人一一的握手，隨即由招待員導入一個更大的客廳。這時已是電燈輝煌，盛大的宴會就設在這裏，各人都按着預定的名次入坐。將軍又有很長的演說，意思和那位巨紳說的差不多，不過更加嚴重一點，也沒有一個人起來發言。那樣豐美的西餐，芬芳的洋酒，有許多人簡直連杯子刀叉都沒有動。將軍忽然離開了座位，說道：「諸位太客氣了，我來各敬一杯吧。」於是他手裏端着斟滿的一大杯酒，走到各人的面前。你要是不肯喝，他就站着不動。那後面跟着的武裝軍官，更帶着命令式的口氣說：「喝乾吧，將軍的盛意！」這樣一人一杯的敬下去，全場的嚴肅空氣，就自然而然的衝破了。於是談笑的談笑，吃喝的吃喝，一切的一切都麻醉了！我趁着這個機會，就和一個朋友悄悄地離開了會場，從西邊的便門走出了將軍府。

這時我們的心弦都非常震動，那位朋友很堅決的說：「我們逃之夭夭吧！」二人商量已定，他就

匆匆地回到他的東山。我跑到家裏取出了幾十塊錢，雇了一乘山轎，很快的就趕到那位朋友的家  
中，准備天明下山，搭上早班的輪船，這時已是十二點鐘了，我就在他的書房裏安然睡下。  
一陣敲門的叫喊聲，和着遠近的犬吠聲，鬧成了一片。我從睡夢中驚醒起來，那位朋友也披着

衣服，一面走，一面對聽差的說：「老黃，別開門，問個明白吧！」只聽那外面高聲嚷道：「我們  
奉了將軍的命令，來催請高先生和于先生到會的，快開門！快開門！」老黃把門一開，七八個  
荷槍的兵士，跟着一個軍官走進來。他一面向我們說明了他的來意，一面叫兵士把備好的兩匹馬  
拉過來，我倆就在這朦朧的曙色中，踏上了征鞍。七八個兵士荷着槍在前面，一個軍官騎着馬在  
後面，我倆夾在中間，活像兩個被押解的囚犯。九月裏的霜風，吹透了薄薄的衣衫，全身都有點  
微微的抖戰，要是在白天，那更不知作何慘狀了！

後來，這空前未有的國體解決大會，終於在武力領導下完成了，一場無影無踪的新華春夢，雖  
然甚麼也沒有存留，可是一部分不幸的人們，被劃在心靈深處的那一道創痕，至今還是深深地殘  
留着！

# 晚餐

衡勝

天黑了。學生們帶着嘈雜的聲音走了。

士明厭倦了學生的嘈鬧，巴不得他們早些走，他可以自自在在的早些休息。他想：學生們太淘氣了，你叫他們讀書，他們便一搖一擺，紉起了額上的青筋，伸長了脖子乾叫起來；你叫他們遊戲，他們便亂跑亂跳，弄得滿院的塵土都四散飛揚。這夠多麼討人厭！只是這時他們走了，心裏反覺得怪寂寞，怪難過的。

他獨自在院中散步，耳邊好像還時時聽得見學生們的不和諧的唱書聲。他不時隔着朦朧的夜色去眺望周圍的景況，而呈現于他的視域的，却是一堆一堆的奇形怪狀的黑影。日間的美麗的風光，全爲夜的黑手所掩蓋了。矗立在學校背面的那棵白楊樹，新近才長滿了嫩綠的葉子，白天看來，它的豐盈的姿態，它的鮮明的翠綠，真叫人油然生親昵之感；如今呢，却像個巨形的猛獸，有時又像個高大的骷髏，多麼可怕呵！這東西不會像神話和傳說中的妖魔鬼怪似的活起來噬人嗎？誰敢斷定它不？他一想到這裏，不禁毛骨悚然，連忙跑回屋裏去。

屋裏暗沉沉的。靠着南牆的方桌上，點着一盞小煤油燈，燈罩上，掛着一塊四角軟垂的報紙，遮住了向外照射的微弱的燈光，使它倒洒在那張油膩膩的桌板上。士明進屋後，把燈光稍微弄亮一點，隨手拿開燈罩上的那塊報紙，屋裏的大小雜物便都看得見了。靠着北牆的一個大炕，差不多

佔了半個房間，上面僅僅有小小一堆鋪蓋擺在一旁。炕與桌之間，還有二三尺寬的地方，略似一條巷道。桌上陳設着一個端方墨硯，一個白瓷筆筒，和成堆的沾滿了粉筆屑的教授書。桌的兩旁都有一張太古式圈椅。士明在一張圈椅上坐下，背往椅上的斜板上一靠，兩腿稍稍往外一伸，成爲一個斜輪式的姿勢。

他穿着一件藍布大褂，頭髮梳理得很整齊。他的臉上的白皙，證明他還很年青。他坐在椅上，半閉着眼睛，有時也睜開來瞧一瞧那油膩膩的桌板。他常以爲那是他從廣漠的世界裏分來的一個小天地。在那里，他有着充分的支配權，像成吉思汗之于其囊括歐亞的帝國一樣。他要把墨硯放在中間，或者放在一邊，是可以隨意的。高興時，打開一本書放在那上面讀，或者鋪開一張紙寫字，也可以任便。困倦時，就伏在那上面鼾睡起來，也無人敢干涉。總之，領土和政權是完整的。只是他的週遭給靜寂管領着，在他眼底的東西，如大炕，鋪蓋，以及書籍筆硯等等，全然在靜止着，沒有動，也沒有聲息，彷彿是一個劫後的最冷落的世界！他從屋外受了奇怪的黑影的驚恐，帶着希求安慰的心情跑進這屋裏來，而看見的光景却是這般冷落，不由的嘆息一聲，覺得他自己對於生活的安排，實在太不如人意了。

他希望有人來，學生，或者常到學校裏來談閒天的人。工作累乏了他，他需要休息，尤需要心情上的慰藉。晚飯他還沒吃。他等候着有人來幫他做，像從前一樣。夜漸漸的深了，裏外依然沒有一點聲息。他心裏想：

「這個時候大概不會有人來了吧？飯自己不動手做，恐怕只好空着肚子過夜了。」

他斜靠在舒適的圈椅上，渾身彷彿軟攤了似的懶得動彈。他的眼簾無力地垂下來，遮隔了燈光的疑視。他的呼吸漸漸勻稱起來，發着呼盧呼盧的鼾聲。他甜醉地走入睡鄉去了。

他恍惚覺得自己在一條古道上散步。路旁有一個大水窪，窪裏面叢生着又長又綠的蘆葦。帶着熱氣的風，有時強蠻地在搖撼蘆葦，使唏沙唏沙地發響。蘆葦叢中，有一陣一陣的小鳥，匆促地，忙碌地，由下面飛到上面，由這一棵飛到那一棵，在濃密的葉間尋找着什麼，不時叫出輕脆而短促的聲音。露着水面的地方，則看得見三五個倏隱倏現的鷺鷥。另有一個最叫他注意的，就是那個始而以又輕又快的步態在水中涉行，繼而站在蘆葦旁邊，伸長了脖子，瞪着眼睛凝視水裏的東西，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一動也不動的白鷺。他想：它許是在等候什麼東西的出現罷？

他對着水窪呆呆地看了半天，偶然轉過頭來，却看見兩個挑担的人在他面前走過。先行的是個背脊有些彎曲的老人，挑着兩個好像很重的筐子。跟在後頭的是個年青漢子，挑着的一頭是女人，一頭是小孩。汗在他們的臉上流着。老人喘着氣，眼裏閃着無可奈何的神情。他好奇地問那老人道：

「你們從那裏來的？到什麼地方去的？」

「唔，我們從來的地方來的，到去的地方去的。」老人的聲音有點發沙。

「你挑的是什麼？」

「路糧。」

「很重罷？」

「呃！」

他們蹣跚涼涼的去了。

他也蹣跚涼涼的繼續往前走。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忽然在嶺坡下看見一隻狗饕餮地在吃着一隻小豬。它看見了他，銜着他的犧牲便走。他覺得它的膽怯與猜疑有點可笑。但它走了幾步，嶺上突然閃出一個雄壯的狗，直來搶奪那一隻豬。於是它們便打起來，直到彼此流血之後，還在繼續的作殊死鬥。他罵一聲、野蠻的畜生，「不及看它們的收場，就走了。」

路過一個點心鋪，他便坐下來，向伙計要了一碗熱氣騰騰的餛飩。蒼蠅在他的週圍嗡嗡地飛着，有時停在他的碗邊上，有時在騰騰的熱氣中穿來穿去。他不斷的用手驅逐着，總攻不破它們的包圍。後來竟有兩個勇敢的蒼蠅，撞進碗裏來，淹死了。他恨恨地拍的一聲把碗摔在地下，拔步便跑。他聽見伙計在後面追他，說：

「先生，帳還沒算呢！」

他心裏又恨又慌，跑得更快，一不留心，竟給石頭絆倒了。伙計追上來，他着急得了不得。這一急可就把他急醒了。他知覺到他依舊坐在圍椅中，只是心頭跳動得厲害。他睜眼一看，燈的亮光，屋裏的靜寂，還是自己熟悉的東西，到給了他無限的安慰。他想着方才是做了一場夢，不覺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氣。

夢中的情境。他還記得很清楚。他想：小鳥的辛勤，白鷺的忍耐，老人的吃苦，狗的搏鬥，蒼

蠅的拚命，到底爲的是什麼呢？他竭力追求這裏面的意義，企圖得到一個滿意的解釋。正在苦思中，他不時受到飢餓的強烈的刺激。後來他若有所悟似的自言自語道：

「啊！這些都是爲要滿足生的要求，生理上的需要罷？飢餓是可以驅使一切的動物，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的呵。譬如現在我餓了，得不到現成的飯吃，難道甘願老坐着挨餓，而不自已動手去做嗎？」他得意洋洋的，以爲他對於自然現象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了。高興使他忘掉了疲勞，使他湧出了一身的力量。他覺得這是他解決他的需要的時候了。

於是，他拿着桌上的煤油燈，到廚房去。

他的屋門衝着白天上課的教室。他一出屋門，便跨進了教室。教室內有一個壁角砌着一個土灶，灶旁有一個水缸，那便是他的廚房了。他把燈擱在灶上，隨手拿着一根鐵棒去通一通爐火。幸喜火種未滅，乃將煤餅添上幾塊，讓火慢慢上來。一面他拿了一個小鐵鍋來洗，一面心裏盤算：煮粥呢？還是下麵呢？這兩樣都很麻煩，不如煮兩碗掛麵乾脆吧。他把洗淨的厚重的鐵鍋擱在灶孔上，鍋裏盛着半鍋的冷水，鍋上蓋着一個滿是油垢的木頭蓋子。火不旺，鍋又厚，一時不能燒開。他在旁邊靜靜地候着，像夢裏所見的白鷺似的。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掛麵終於煮好了。

他回到屋裏，端坐在他方才坐的圈椅上。桌上擺着兩碗煮好的掛麵，和一小碟鹹菜。他拿着一雙竹筷子，從碗裏挑起一些蠟黃色的麪條，散發着淡烟似的熱氣。他想：爲着這東西，得和小鳥一般辛勤，白鷺一般忍耐，老人一般吃苦，狗一般去搏鬥，蒼蠅一般去拚命。人的生命寄托在這裏，唉，人的生命也消磨在這裏！他想着想着，直到第一碗掛麵觸着他的嘴唇

廿五，四，三十。



# 更夫

曹日昌

我常覺得，更夫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

在漆黑的深夜，黑暗籠罩着一切，大家都死一般的睡去了，只有他——更夫——爲了大衆的安全，獨自和黑暗奮鬥，使一切的威嚇，侵害，不走進大家的臥所。等到紅日東昇，大家見到光明的時候，他却恬然退休，悄悄走開了。世界還有比更夫更熱誠而清高的人嗎？

每當更深夜靜，萬籟俱寂，我躺在床上，聽到街上更夫の木梆的聲音的時候，腦海裏便浮起許多幻想。我彷彿看見一個老年的更夫，穿着不很整齊的衣服，脊骨有些彎曲，滿面皺紋，在那裏刻記着和生活奮鬥的戰迹。左臂膀下夾着一個長柄的木梆，右手拿着一個小槌，一面走着，一面用小槌敲着木梆。木梆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和底下沉重的脚步聲奏成一種不調諧的交響曲。

更夫當然也是有家庭，有愛妻，有孩子的人。到了夜晚，他打更去了，家裏留下愛妻和孩子，在床前燈下孩子們也許問媽媽要爸爸，爸爸不來，不肯睡下。因爲丈夫不在身旁，妻自然更會感到寂寞，惆悵，不能入睡。他呢，獨自蹣跚街頭，從這一條街走到另一條街，各家的門都是緊閉着，有的院內一些聲音沒有了，有的隱隱約約的可以聽到室內夫妻兒女的歡笑聲。有時也許走到自己的門前，門也是緊閉着，可是房間的燈還亮着，窗子上現出深夜獨坐的愛妻的影子，她是在期待她的丈夫。他會不由的在門前站住，同樣的心情佔據了他。他知道，他了解妻的心情，但是

他不能到家裏去給她一點安慰。因為保護大眾安全的責任在他身上，他不能因為私情忘却公務，他只能悄悄的走開，連木梆也不敢再敲，恐怕這個聲音傳入她的耳鼓，更引起了她的悵惘，愁思。離開了自己的門口，往那裏去呢，他不知道，只能順着街道向前走。異樣的情思使他不時回過頭來望望自己的家門，門是依然緊閉着，從矮的院牆上透出一點微弱的光。一切都是靜的，沒有一件能給他一點安慰，只好繼續前進，前進。漸漸的離自己的家門遠了，心境也慢慢的平靜下來，木梆和脚步的聲音，節奏，也漸漸的恢復了常態。他一面走着，一面敲着木梆，走着敲着，走到天明，敲到天明。

因街上的更夫又時常聯想到我自己做更夫的一段經驗。那時還在清華，一年暑假，參加暑期軍訓，我編入第三隊第七班。暑期軍訓實行集中訓練，所有受訓練的同學都住在三院，就地而臥，一個挨着一個，儼然一個軍營的樣子。更像樣的是除了白天的學科術科，野外，以外，晚上還有守衛。一天，守衛的職務輪到了我的頭上。

每夜做守衛的是四人，一人站在天井當中，兩人分站東西兩面，一人站在前面門口。那天站在前面門口的就是我，托了一枝教育槍在門口往返徘徊，腦海裏想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事。

友伴們都睡了，整個營房內除了鼾聲以外，一點聲音沒有，只有我自己清醒着，並且在忠實的執行着自己的職務，因而想到「衆人皆醉我獨醒」的話。衆人皆醉我獨醒，便沒有友伴，沒有同情，是一件最苦的事。有許多志士因為受不了這種孤獨的苦，便走向消極的路，屈原便是一個很

好的例子。他在這個世界耐不了寂寞，孤獨，便想到另一個世界尋求他的友伴與同情。他不肯放開喉嚨，破聲吶喊，把衆人喚醒。他不知道當衆人醒覺的時候，友伴，同情，便立刻來了。

子夜中一個人托着一枝槍站在營房門口，負着保護大家安全的重任，而面前是一片漆黑，這正是目前時代的妙喻。現在正是子夜，我們是生於子夜的人。子夜所有的自然只是黑暗，但是子夜過去，就是黎明，黑暗背後，就是光明。我們的責任就是在子夜中和黑暗奮鬥，把黑暗驅走，到黎明時，把光明迎來。我們也許不及看到光明，但是光明却一定會來的。我們好似拖着重載，在嚴冬深夜中，風雪交加下，前進的驚牛；也許能支持到天明，親身看見那光明慈愛的太陽；也許到黎明時分，便被酷寒風雪摧殘死了；但是就是死了，那柔和的陽光也會照臨我們的屍體的，我們不是可以一樣受到陽光的沐澤嗎？

在子夜中，大衆雖然在酣睡，但是很容易喚醒，一個警報來到，担任守衛的我便可吹起警笛，那時大家便可驀地驚醒，拿起武器，向我指示的方向奔去。我也參入大衆的集團，向前狂奔，遇到敵人，和敵人惡鬥，廝殺！那將是一個殘酷的，撼天動地的戰爭，敵人有着殘忍的手段和精銳的武器，我們却有着堅厚的陣線與同仇敵愾的精神，百折不撓，前仆後繼。勝利終於歸了我們，我們凱旋歸來，世界也換了一幅景色。

也許是想的倦了，一會又不自覺的哼起一個歌子來，那個歌子的首兩句是：

When through the night, my watch I keep;

這個歌子是描寫一個夜間守衛的兵士的情思的。首兩句以後，便敘述他從軍時他的愛人給他送行時的情況，如何熱烈，如何甜蜜，而今別離已久，天各一方，不知她是否忠誠，是否還在愛他。

那時的我，雖然也了解愛是什麼，並且知道在那種情形下憶起愛人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的兒女之情總還不够長，覺得這個歌情應當改一下，由柔情的變爲剛情的，先擬了漢文歌詞大意。

夜晚，我担任守衛，在我周圍的友伴們都睡着了，他們不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樣，保護他們的安全的責任，全在我的身上，我要忠於職守呀！若有敵人來時，我便打起警號，那時全體便會醒來和敵人廝殺，廝殺！

原來的歌詞是英文的，修改的歌詞自然也應當是英文的，可是我的英文程度太差了，雖然把漢文歌詞大意譯成英文不成問題，但是把牠的字句形式做的和原來的歌詞相似，填入譜內，却不成功。後來又想用法文，也是一樣的失敗了。最後才覺悟到，即使這樣的「填詞」成功了，其結果更壞，徒弄個「焚琴煮鶴」，大殺風景，因爲那個歌曲是個極柔情的調子，想填上雄壯的詞，是一件蠢愚的事。

放棄了修改歌詞的計劃，同時在門口站得也有些不耐煩了，於是背起槍來，繞着營房散步。走到營房後身，在黑暗中看見一個人，迎面緩步走來，我急忙把鎗端在手裏，用沉重的語調，喊了

一聲「口令」！對方答道「校衛隊」。原來他是真正的更夫！我又說道，「過去」！對方沒有答話，大約他也明白我是什麼人了。兩人走近，擦肩而過。自己走着，心裏不禁好笑。

又回到營房門口，站了一刻，東方已經現出魚白色，少頃由魚白變為橙黃，最後成了血紅的一片，太陽出來了。起床號響了，大家起床盥洗，十分鐘後，集合號一響，大家都是精神飽滿的在光明溫暖的陽光下，向操場走去了。

我的守衛和更夫的責任也盡了。

一九三六暮春於定縣。

總發行所北平西河沿甲二〇一號

# 教育短波 半月刊

預定：全年八角，半年四角；

零售：二分五厘（郵票代洋一角以內者十足通用）。

優待山東河南河北三省讀者：河北五折，山東河南六折。

## 四喜

『三婆婆，三婆婆，我媽生了呢。』

四喜站在菜園地裏向着正在架下摘絲瓜的三婆婆叫着。

三婆婆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寡婦，大概因為操勞過度了罷，醬黃色的臉上已經刻畫了很多的皺紋，稀疏的頭髮白了大半，身子也顯得有點僵僵了。她聽了四喜的話，便停止工作，若有隱憂地向四喜問道：

『你媽生了？幾時生的？生個甚麼呀？』

『生個弟弟呢，』四喜得意地微笑着說，『今早上我媽正吃早飯的時候，忽然說肚子痛，便放下了盃端了一盆熱水到睡屋去，不一會兒就生了。小弟弟乖咧，又白又胖。』

聽說生的是個男孩，三婆婆的臉上纔泛出了一點兒喜氣，便向四喜問他媽產後好不好。四喜說：

『媽在床上躺着的，他叫我來請你。媽說她現在起不來，有事要和你商量，請你務必去一躺。三婆婆，你去不去？』

『好，我去。』三婆婆說，『你先走罷，我把這些東西收拾回去就來。』

四喜見三婆婆答應到他家去，便歡天喜地轉身走了。

四喜是德興嫂的大兒子，年紀還不滿九歲，圓圓的面龐，黑而發光的兩顆大眼珠，身體很結實，走起路來總是一蹦一跳的。他從三婆婆那裏回來，路過一道小河邊，那清澈無波的河水，引起了他的打飄飄的興趣，便在地上撿了幾塊石片，斜偏着身子將石片一一向水面打去。石片從水面掠過，發出拍拍的響聲，靜靜的河水，便起了一道弧形的波紋。他看着微笑了。然而幾次之後，又覺得無聊起來，『多麼的不起勁啊！』他坐在一塊大石頭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小弟弟真乖，將來他長大了，我倆就一道兒玩，那才有趣呢。可是還要等多久啊？他還沒有打三朝呢。』『噯，我媽哪天打三朝呢？張表公公的媳婦生了兒，第二天就打三朝的。』想到這裏，去年張家打三朝的事，就浮現在他眼前了：媽一早起就到張家去幫忙，說是張家今天熱鬧的很。好奇的他，便跑去張家的要路邊等着看熱鬧，就見送禮的人川流不息地經過他的面前向張家走去，還有一大串人，有挑着穀子的，有挑着擠滿着無數隻雞的雞籠的，又有坐轎的，抬抬盒的，抬盒中擺着許多小衣服，小帽小鞋，還有紅蛋，核桃，糖果……鬧烘烘地從他身旁經過向張家走去。他被那些東西吸引住了，便也隨後跟去，走到張家院子當中，就見到處都是人，張表公公和他兒子穿花似的招呼這個，招呼那個，忽然他被張表公公在人叢中發見了，便很高興的給了他兩個紅蛋和一包糖。

——這事回味起來還和蜜一樣的甜，叫他嚮往不置，因而又想到『媽打三朝』的問題上了，『我媽打三朝時候，大概也和張家一樣的熱鬧吧？』——『哎呀！媽現在起不得床，爸爸又不在家，將來誰去招待客人呢……』『噯，媽請三婆婆到我家去，也許就是商量這事罷？』他越想越覺得像，不禁

喜形於色，便站起身來，一直向家裏跑。

\* \* \* \* \*

德興嫂頭上纏了一條退色的青布帕，斜靠在木床上，一張半舊的被單偃着了半身，小弟弟靜靜地酣睡在她懷中。床上支着補過幾處的籃麻布紋帳，靠頭這邊的帳門是掛着的，從窗孔射來的陽光正照在這一團，把她那沒有血色的面龐更顯得蒼白了，頭低垂着，幾道淚痕在眼角邊還沒有乾。四喜一進門就看見她這異樣的臉色，不禁驚問道：

「媽，你怎麼啦？」

「不怎麼。」她毫無表情的說。

「媽，三婆婆說就來。」

「唔。」

「媽你告訴我！」他像很明白媽的心事似的，挨近她的身邊天真的說，「你請三婆婆來商量甚麼事？是不是打三朝的時候請她來幫忙？」

「打三朝？」像有甚麼意外的大變樣媽顯出十分錯愕的神色反問他，「誰跟你說的打三朝？」

「哼，誰說！」四喜偏着頭撒嬌的笑着說，「你以為我不知道哇？張表公公的媳婦生了，不是第三天就打三朝嗎？那天你還去吃了喜酒的，就忘記了哇？人家生兒要打三朝，媽給我生了小弟弟難道不打三朝嗎？哼！」



媽聽了這話，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一種辛酸苦辣的難受的滋味湧在她的心頭，瑩瑩的熱淚從眼角滾出來了，慘白的臉又加了一層灰。呆了許久，她纔用手撫摩着他的頭，發出顫抖而微弱的聲音說：

『那是別人的命好，你媽沒有那個命！不餓飯就算好了，還打三朝！喜兒，你不要在這裏糾纏了，免得驚醒你的小弟弟。到外面去看看，看三婆婆來了沒有，來了就請她進來，是不是？』

『呃。』四喜惘然地踱出了房門。

他的腦筋有些胡塗了——爲甚麼張表公公的媳婦有打三朝的命，我媽就沒有打三朝的命呢？她那點強？臉上的粉塗得像牆上的石灰，可是還是掩蓋不住鼻子週圍的蒼蠅子屎；一天呆在家裏，甚麼事也不做，連衣服還要我媽給她洗，我媽哪點不如她？……

『四喜，你站在太陽地裏做甚麼？不怕熱嗎？』

四喜吃驚地抬頭一看，見三婆婆立在自己的面前了，三婆婆換了一件剛洗過的毛藍布衫，幾根斑白頭髮也梳光了；一些絲瓜葫子和四個雞蛋零亂地臥在她手提的竹籃中。四喜便說：

『媽叫我來看你來了沒有。她在屋裏等你哩。』

\* \* \* \* \*

『一點小意思，算得了甚麼，德興嫂。』三婆婆坐在床沿上，用手揩着額上的汗一面說，『雖說你我都窮，可是現在我總比你強，我做得。只是這幾天鷄太不爭氣了，剛剛下了這麼四個蛋，你

不要笑哇！」

「還笑哩，三婆婆，真是道謝得很。」

「小寶貝真乖！」三婆婆輕輕地摸了摸德興嫂懷中睡着的嬰孩稱贊着。「——噢，他爸爸有信了沒有？」

「沒有。」德興嫂眼圈兒一紅，淚珠從眼角滾出來了。

四喜聽着三婆婆問他的爸爸，心裏也是一陣無名的難受，二月間爸爸同劉三麻子發生的衝突，就電影似的從他腦筋裏演映出來了。——

爸爸老遠的從表伯伯家把牛借了回來，拴在院邊的梨樹上，一面叫他到後面去抱草來餵牛，一面就彎着背在院中收拾犁頭。等到他把草抱到牛跟前，就見他爸爸面前站着一個人，從那躡在麻臉上的八字鬚一望而知是劉三麻子又來和爸爸搗麻煩了。那時，爸爸正低聲下氣的向他求情，「三叔，實在對不起，累你走路！只是這筆錢現在的確還不出來，家裏又甚麼也沒有，請你老人家無論如何寬限幾個月，等到秋收，我一定本利還清，少不了你一分半文。」可惡的劉三麻子咆哮起來了，黑着麻臉衝着爸爸大聲喝道：「等到秋收，還不如說等到來生呢！閒話少說，今天不還錢不成！」於是爸爸又向他宛轉的哀求，媽媽也鼓着個大肚子出來幫着求情，可是他半句也不聽，在院中擺來擺去的鬧，口裏還不時說出些不乾不淨的話，老鼠似的一雙賊眼睛，又不住的打量那梨樹下面的那頭牛，最後就指着爸爸發怒的說：「你今天不還錢，我就牽你的牛走。」說着他果

然就去牽牛，那一付惡相，吓得四喜倒退了幾步。這時爸爸急了，連忙上前去解說這牛是從親戚家剛借來的，可是劉三麻子一概不管，他氣憤憤的說：『管牠是你的也好，是借的也好，反正我牽走了，有錢呢來取，沒錢就是我的了。』一邊說他一邊牽牛就走。這時媽急得哭起來了，『三叔，使不得呀，做點好事哇，積在你兒女身上』的叫着。爸爸又上前攔住劉三麻子，口裏不住的懇求。劉三麻子見爸爸攔住他的去路，突然露出滿臉的兇光，惡狠狠地就給爸爸兩耳光，爸爸的臉上立刻現出了幾道白痕。於是爸爸突然憤怒了，兩眼發出火樣的光，接連就向他肋條上回敬了幾拳，又從他手裏把牛鼻繩奪了過來，氣沖沖的牽着牛抗着犁到田裏去了。劉三麻子挨了幾拳之後，也氣得全身發抖，一面兩手摸撫肋條，一面恨恨的向着爸爸的背影說：『好，這還了得！借錢不還，還動手毆打債主，好，我們明天在衙門裏見！』然後喘着氣走了。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爸爸來回的在床前走着嘆氣，媽流着淚在衣櫥裏翻尋甚麼東西，好像有甚麼心事似的。四喜看他們的氣色都不好，輪生床上不敢做聲，後來不知不覺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清晨起床的時候，才發現沒有了爸爸；問媽，媽只是流淚，問急了，才說爸爸出門去了，等幾天就回來的。可是一直等到現在，連爸爸的影子也沒見，……

四喜正想着，忽然被他媽的話把他的幻境消滅了，他媽向他說：

『喜兒，你去看看黃母雞在窩裏下蛋沒有，把牠捉來；如果不在窩裏，就到外面去誑牠進屋來捉。』

四喜抬頭看媽，媽臉上滿是眼淚，又看三婆婆，三婆婆的眼睛也紅紅的。她們爲甚麼又哭了，爲甚麼媽叫捉雞，他都不明白，便問媽：

『捉雞來幹甚麼？』

『請三婆婆明天帶進城去賣，你沒聽見嗎？』媽不耐煩的說。

『爲甚麼要賣雞呢？』他還是不明白的問，『牠正在下蛋，又那麼乖。』

『喜兒，媽何曾願意賣牠！可是有甚麼辦法呢？家裏沒有吃的了，你能掙錢來養媽嗎？』媽帶着感傷的神氣解釋着，接着又溫和的說：『乖兒子，不要緊的，媽將來再給你養幾個就是。快去罷，不要耽擱三婆婆，人家忙。』

四喜無可奈何的出了房門，在雞窩裏捉住了黃母雞，他用幾根稻草綑住牠的雙腳，就提到屋裏去。黃母雞不住『咯噔……咯噔』的叫。

『這雞才肥喲，』三婆婆看了黃母雞極口的贊嘆，『賣了真可惜！』

『誰說不是呢？』四喜見他媽說這話時，心裏好像含着無限的辛酸，話在喉頭哽了許久才吐了出來。接着又聽他媽吩咐他，『雞放下吧，把三婆婆送的這籃絲瓜茄子騰出來，再把抽屜裏邊那些雞蛋裝上。輕輕的，不要碰破了！』

『雞蛋也要賣嗎？媽。』四喜驚疑的問。媽說：

『賣的，不賣怎了？光是一個雞能值幾個錢？』

『那麼，媽不吃嗎？』四喜真不了解媽了，他咕嘟着嘴很不服氣地衝着媽說，『張表公公的媳婦生了，聽說她吃了幾十隻雞和幾百雞蛋，媽就連一個蛋都不吃了嗎？』

這天真爛漫的愛力的反抗，使得媽心裏又是一陣難以形容的辛酸，狂潮似的熱淚忍不住從兩眼傾瀉出來，通過瘦削的面頰，滴到了躺在懷中的紅潤的嬰兒的臉上。她默然了，對於這不識人生滋味的九齡愛子，有甚麼方法可以解釋她被逼得賣雞賣蛋的苦哀呢？

『這孩子孝心才好喲！』三婆婆嘖嘖稱贊四喜，有意的想減輕她內心的悲哀。

呆了一會，她媽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向四喜說：

『喜兒，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人家的命好，你媽沒有那個命，所以吃不起蛋。快些檢東西，不要把三婆婆耽擱久了！』

四喜看見媽那悽然的臉色，不知爲甚麼，自己再沒有辯駁的勇氣了，只得放下雞，照媽的吩咐把籃子裏的絲瓜茄子檢出來，放在桌上，然後很細心的把雞蛋從抽屜裏一個一個的取出來，又很細心的放進籃裏去。

這時，三婆婆立起身來，整了整衣服，便向媽說：

『德興嫂，放寬心些，不要太焦勞了，產後的人要保重些才好！我走了，你好好的養小孩罷，明天下午我再來看你。』

說着她就提雞和竹籃，媽很小心的伸了伸腰，臉上顯出一種不自然的微笑向三婆婆說：

『謝謝你，三婆婆！這樣大熱的天氣，叫你三去兩來的曬太陽，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

『沒有甚麼，德興嫂，你我還是外人嗎？』三婆婆提着鷄和竹籃跨出門限了。四喜看着那咯咯叫着求救似的的黃母鷄和白光光的雞蛋被三婆婆提走了，心裏突然感着一種空虛，不自覺地從後面跟到了院邊。豐潤的黃母鷄的羽毛，在陽光下放出了燦爛的金色的光彩。一直等到這光彩在他眼前消逝盡了，他纔失魂似的回到門限上坐下，低頭沉思着：

『我媽究竟是甚麼命呢？』

定縣一帶民間文藝採訪選錄 第二集

大鼓詞選

席徵庸記錄

田三義口述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出版 定價一元

# 柳葉湖

堵述初

我一生與柳葉湖最有緣，因為我的母親生長在柳葉湖畔。我幼年時候，常隨着母親去外祖家，在那裏消磨了不少時光。

從我家到柳葉湖的外祖家，本來水陸都可通行，但我們走水路的時候多。我們從離家一里路的地方上船，經過十五里的狹窄的河道，便走進柳葉湖的南端，一直北上，行四五里，約當這柳葉兒似的湖身的三分之二，轉向西行，船一靠岸，便到了目的地了。

船靠岸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船夫把那一端連在船頭的鐵鍊子繫在岸邊的柳樹上，使得船身穩定，便於我們的登岸。每次當我們船上的鐵鍊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音的時候，外祖家的人，便會聞聲而出，齊集在岸邊來歡迎。那歡迎的先鋒隊，無論如何要數那短小活潑的表弟表妹們，殿軍總是老邁的外祖母。

外祖母見了母親，說得非常親熱，還有舅母，也是笑嘻嘻忙着接待；但是她們那番慇懃，對於那時的我，很少興趣，我是和表弟妹們自成一箇集團的。孩子們見家中來了小客，就等於自己到別家做客一樣，所以我們那個集團結合以後，大家便一窩蜂似地跑到屋後的山上玩兒去了。

這裏所說的山，其實是一塊荒墳所在的平地，不過因為地勢很高，可以俯視湖的全面，又因長着幾十株又高又大的楓樹，所以隨便叫牠做山。雖然這樣一塊平地似的山，可是我們玩得很起

勁；這原因，一面是有許多比這兒好玩的地方，我們當時沒法子找到，一面是這兒的確有各種叫我們高興的事，如像拔胡蔥兒，便是一種。

胡蔥兒的葉很像韭菜，和韭菜不同的，便是牠根上有一個白色小果。牠雜生在一片綠茸茸野草中間，很不容易辨別出來。因為牠的不易辨別，便不但激動了我們的好奇心，非把牠拔出來不可，而且能引起我們的競爭心，看結果誰拔的多。拔得累了，隨便往草地一躺，望着那高高的楓樹，欣賞牠的高和大；或者談談關於這個湖的故事。據說這湖的所在，從前是一團聚居的人家，人煙十分繁盛，不知在那一年，也不知因為什麼，那塊地方連帶着所有的人家，突然陷了下去，便成了現在的湖。因此，到冬季湖水退落後湖面上所出現的許多小島，我們便以為那些人家的屋頂。同時，我們還有一種幻想，覺得那些陷落湖底的人家，必定自成一個世界，如傳說中的桃花源的情景一樣。於是我們就各盡其想像能力之所及，以創造湖底的世界的一切，結果我們談話的資料，便一天豐富一天；而且把這個湖當做一個神秘的地方了。

還有一種玩法，就是看湖上往來的船隻。走出這湖的北端，緊接着又是一條河道，隨着河道走到六七里的光景，便是常德城的北門，也算這城市較小的一個商務碼頭，所以湖上的船隻，終日不斷，天晴的時候，自然更多。這些船的種類，那就有客船，米船，穀船，漁船，糞船，打鳥槍船，巡河的礮船等等；至於形式方面，有的有蓬有帆，有的蓬帆俱無；有的前艙後稍，同時都有蕩槳的人；有的只有一人在後稍蕩槳；有的單人使單槳；有的單人使雙槳，叫做雙環葉；更有前



艙多人蕩槳，船尾只有一個梢工。

在那各種各樣的船當中，最能吸引我當時的注意的，便是那前艙有多人蕩槳的一種。

那船名長船，船身長而且狹，彷彿出現在端午節前後的龍舟。載客裝貨均可。當牠爲客船時，可容二十餘人，算是這湖客船中最大的，牠每天往返於牠的本埠和北門外的碼頭之間，大概有六十里的水程，這船的船價，比航行湖中的任何客船都賤，但有個特別規矩，凡這船上的乘客，都有輪流蕩槳的義務，如果自己不能蕩槳也須請人代蕩，那前艙許多蕩槳的人，都是乘客充任的。因爲有蕩槳的限制，所以搭船的客人，多是勞苦大眾；又因這樣的辦法，頗能表現一種勞資合作的精神，適合農村的需要，所以營業比較發達。這船的蕩槳人既然很多，所以速度也是很快的，尤其當着兩隻或三隻長船平行的時候，要是每個船上，各有一般壯健的小伙子，同時又願顯顯身手，爭個我先彼後，便落得在山上的我們等於看了一次龍舟競賽了。

當着風日晴和的春天，湖邊的倒影，青澈可鑑，湖上的船隻，呶啞有聲，這很富於動靜合一的美，更有一座小小的白鶴山，立於湖的西南邊，在青翠欲流的山色中，默縈着幾座粉牆的古廟，也給湖上添色不少，但是當時的我，不知所賞這樣的景緻，却愛在風雨驟至的時候，看那些湖上小船和狂風惡浪的苦鬪。那時，我因爲不能上山，便站在外祖家廚房的後門的門限上，伸長着頸子去看。

一個大浪滾了起來，浪頭上往往噴出一條白沫，突然而起，突然而落，這就叫白鶴子浪，這種浪

是可愛得像一朵花，却也可惡得似一羣魔，因為牠有打沉船隻的威力。但是一個蕩槳的能手，是不怕牠的，無論他的船小到只容三四人，而槳手又單是他一人，他仍能敏捷地停當地從這個浪頭邁到另一個浪頭跳躍似地猛進着。但有時，當一個白鶴子浪湧了起來，船身忽地不見，我以為被浪吞食了，可是牠立刻又隨着第二個浪的湧起浮了上來。

風嗚嗚地怒吼着，穿過山上的楓林，聲音特別高亢而慘厲。急速的雨點，箭似的落下，湖面一會兒就漲起一層煙霧。那煙霧漸漸濃厚，斷斷展開，終於那和浪花奮鬥的小船，便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外了。

因為船在浪花中沉沒的故事，只常聽別人說起，可沒親眼看見一回，所以每逢這種情景，便想：

「要是一個浪來，就把牠打沉了，那多好看？」

但那個小船，雖在煙雨迷蒙中消失了，可是從那船夫駕船的技术推測，不是繼續地奮鬥着，便已划到湖邊，暫避着風雨，總之，牠的命運，很是光明的。於是我的小心眼兒裏，不免感到失望，然而過了不久，我自己真的經過一次風濤之險，結果却留下一個恐怖的印象。這和當時失望的心情一比較，才覺得隔岸觀火與身經實踐，原是兩種不同的滋味啊！

那次的經過，是這樣的：

正在脫下棉衣換上襖衣的時候，母親帶着我同尚不能行走的嬋妹，從外祖家坐船回家去。我們

的船是那無蓬無帆的敞口船，可載七八人，這次除了船夫，只有我們三母子。船上的蕩槳設備，本來前艙後梢都有，外祖家的長工，也算蕩槳的好手，可是那天因為我們走得倉卒，外祖家的長工，恰巧又不在家，只好僱了一個臨時的工人，作為船夫，於是前艙的槳手，便虛着了。這個臨時的船夫，臉上帶着病容，聽說是瘧疾剛好，身上還穿着一件青布棉袍，似乎比我們怕冷的多。他原是附近瓦窖中運送磚瓦的，我對他的駕船技術，也起了幾分懷疑；加以那天早起，就看見陰雲密布，預料不起大風，也會下雨的。在這種天時人事的客觀條件之下，自然不走為佳，況且外祖母全家的人，誰也不願我們冒險回去，但是，母親因為要趕回家過祖母的生日，他們也不便強留了。

他們雖決定了不強留母親，這可絕不能叫外祖母完全放心。當我們已經上了船，外祖母靠着岸邊那株繫着船上的鐵鍊的柳樹，帶着這次特有的愁容，還叮嚀母親：

「起了大風，一定轉來的呀！」

外祖母也懷疑那船夫的能力，又對他說：

「你要小心啦！天氣不好得很，船上還有小孩子！」

「我曉得的，你老人家放心吧。」船夫似乎滿有把握。

當時，我對他們的談話，並不十分留意，只是看着遠行的表弟兄和山上的楓樹，實在有些捨不得，因為我家附近，沒有像這樣的山，也沒有楓樹和胡蔥兒，更沒有一個柳葉湖；又因在家的同

伴，僅僅一個姐姐，除了在祖父的指導下，一塊兒讀書習字以外，她便幫助母親操作去了。但是無論我怎麼捨不得，總不能叫我那天不離開外祖的家，人和行李都已上船了，還能不走麼？

一會兒，繫船的鍊子，被船夫從那柳樹解了下來，便實行開船了。

船開到湖中央，將要轉向南行的時候，便起了一陣不算很大的逆風，頗能阻礙船的進行；同時，那應付這種情勢的船夫，已經顯出有點吃力了，於是我就開始擔憂，想：

「如果風再大些，怎麼好呀！」

剛才上船時那留戀外祖家的心情，便被這種突起的念頭一掃而空。

船繼續前進着，風勢也隨着增大，湖波正在激盪，船身大受搖撼。母親似乎不在意中，我却感到恐怖的襲來。從前在岸上看小船和波浪奮鬪的一幕，立刻在眼前浮現出來。那時，我的唯一的希望，就是風莫再大。

風却是有增無減，四圍竟出現了白鶴子浪，又不見有別的船隻。母親抱着嬋妹，面上仍鎮靜的很。我便握緊了母親的衣裳，不知怎麼好！因為船身搖撼的更厲害，似乎即要顛覆過去，我便正當地坐在船艙中，希望把船身鎮得不動，其實那能辦到呢？

忽然一個大浪撲來，正打在船頭，浪的飛沫，濺濕了我們的衣，艙中同時也潑進了點水，呱的一聲，嬋妹哭了，我沒哭，但比哭更着急，兩眼直瞪着母親的臉。母親拍着嬋妹，叫她莫哭，一面安慰我：

「莫動！不怕的！」

她又用手指着前面，並大聲地叫船夫依牠所指的方向划去。原來母親所指的地方，是個離船不遠的小島，預備到那兒避風去的。這島的面積，不過十幾方步，上面有尺多高的青草。我們發現了小島，真像遇見最感激的恩人，緊張的心情，立刻變為輕快，我回頭去看那個穿棉袍的船夫，他已累得滿頭是汗。

眼看船頭就要達到島的邊沿了，不料那船夫怎麼失了手，連人帶槳，一齊墜入水中！

這怎麼辦呢？因為突然發生了兩個緊迫的嚴重的問題：救人和救船。不救人，人就會淹死；不救船，船就會被浪捲了去，全船的生命，一定同歸於盡！於是母親立刻站起來把婢妹放在艙中，交我看守，一手把住船上的另一隻槳（船上原有兩槳，船夫帶去一隻，還有一隻），想將船身穩定，一手抓住了在水中的船夫，又想把他救上船來。母親雖然生長湖邊，不但不會使槳蕩船，並且連上船和下船的時候，還須要人扶持的，所以她要完成那第一件工作，已經够困難了；加以在進行第二件工作的時候，那落水的船夫，竟意外發出一種絕望地叫喊：

「我願死呀！請你老人家莫救我呀！」

這種絕望的叫喊，使得母親更加着急，越要拚命去救他；但因為他身上又帶着一件浸了水的棉袍，格外的沉重，母親一隻手怎麼也拉他不動，便叫他自己先用手攀住船舷，免得沉沒，然後她專力去做穩定船身的工作。後來，她把船泊定了，又好不容易把他救上船來，他上船之後，蹣跚在

艙中，手脚踉在一起，全身不住地打戰，臉色十分的慘白，一聲聲微弱的喊冷，好像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了。我就想：「難怪他在水裏要那麼喊的！」

當母親彎着腰，伸手去拉那船夫的時候，我因怕母親墮入水中，便拚命去拉着她的衣，一面又瘋狂似地大哭大叫。嬋妹自己莫名其妙，見我那樣，她也照樣做了。同時，母親又怕我們倆出了岔子，也得照顧着，那真是亂做一團！直到那個問題解決了，我們才恢復原狀。

這時不覺到了正午，陰沉沉的天氣，還未展開，風是照樣的緊，可是我心中覺得沒有甚麼可怕的了，於是感到腹內的空虛，嬋妹也在嚷着。幸而船上帶得有點心，我從母親手中得到一點滿足之後，便放心去看波浪的起伏，看青草的搖擺，有時還逗嬋妹玩，彷彿忘了當前的環境；但偶然朝外祖家一望，瞥見那高高的一片楓樹，莊嚴地望着我們，似乎在表示同情，又似乎表示奚落，即刻我就難過起來。

母親這時在心中盤算些什麼，我雖不知道，我想是一定等着風息了叫船夫仍駕船回外祖家去，因為時間不早了，回家的路程，沒有走過三分之一。等了一大會工夫，天氣大見好轉，應了我們那裏「強風怕日落」的諺語，母親果然去問那船夫能否起來蕩船回外祖家。船夫表示不可能，因為他從水中上船直到這時，還未曾恢復哩。這怎麼辦呢？母親沉默着，嬋妹已經睡在她的懷中了。快到晚餐的時候了。一羣羣的烏鴉，在我們頭上飛過，回到牠們的老巢。湖邊的柳林中，已經隱隱約約浮上了炊煙，然而我們的船，還沒有開行的希望。我心中突然來了一個奇怪的思想：

「就在這裏過夜嗎？假使水中爬出一個怪物來，怎麼得了！」

我並且把這個可怕的疑問求母親來解答。母親聽了一笑，即刻很慈祥地而且肯定地告訴我：「不怕的！不怕的！就會有人來接我們的！」

我不懂母親爲什麼笑，更不懂誰會來接我們回家去。不一會兒，果然前面來了一隻和我們的船一樣的小船，雙槳如飛，十分輕快。看看那船隔我們不遠了，母親便大叫請那船主駕到這裏來，那船居然應聲就來了。母親告訴那船主一切的經過，並且請求他們的幫助。

那船主很慷慨地答應了母親的請求，於是在夜色蒼茫裏，我們重返了外祖的家。我記得到家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給那落水的船夫，燒了一盆大火，來恢復他的健康。

在這以後的兩三年中，那種恐怖的印象，是時常在我腦中映現着，因爲那太深刻了。尤其在深夜中清醒的時候，總是默默地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

「假使母親也掉在水裏頭呢？假使船沉了呢？假使要在那湖中的草地過夜呢？」

當這些問題被提出的時候，我既不能拿實事去證明，也不能拿理智去判斷，結果，這些問題的答案，便不能不溶解在一片天真的熱烈的感情之中，於是一會兒我就覺我枕頭上有些濕潤，終於朦朧地睡着了。

現在我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的人了，但一逢着淒風苦雨的夜晚，仍不免把當時的情景，拿來溫習一番。結果不是不願單獨在房中工作，便是提議早點兒睡覺。我一這樣，泉就譏笑我，說：「看你這麼大的人了，還怕風哩！」原來她尙沒有深切地了解我那次的經過。但是，回想那次的經過，中途雖說危險，結果竟得了平安，這是我與柳葉湖的因緣。

廿五，四，十四日。

# 人間味

羅靖華

特意從鄉下趕到城裏，想送駱夫婦上火車，不料到得太晚，送行沒有趕上，倒趕上了漫天的大風。

行李已經有安人招呼了；車票，就是不叫吉興棧的夥計代辦，自己去買，在這素來不擁擠的定州站上，也是很從容的；送行者逆料至少也有三幾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沒有趕上，似乎沒有甚麼關係。駱夫婦也決不會在乎。然而，我總覺得有幾分的歉然。

送行與接車船，普通的說來，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有時或者還要被看成一種虛偽的應酬。但是，不論怎樣，總是一種人情；說得親切一點，是一種人間味。

那些臨別依依，千叮嚀，萬囑咐者，那些相逢歡喜欲狂，親親熱熱者，人間味之濃厚，不待說。便是那些拉拉手，道道珍重者，揮揮手巾帽子者，甚或如巴黎的接受一定的報酬的職業送行者，我認為都不失爲人間味。這至少可以表示行者是我們這羣人間的一員，他是懷着人的心情，從這羣人間到另一羣人間去，而不是來往于人羣以外的另一世界的孤獨者。

同事王公告訴我，凡是來我們這辦公處的人，不論是住三天五天，或十天半月，大家對於他們，總是——來要有以表示歡迎，去要有以表示歡送——請吃一頓餃子，或請一點極平民化的茶點。據說常得到一種好的批評。這便是因爲不會把人家當我們這一羣以外的「一個」看待的原故；



換句話說，便是因為這裏面有着親切的人間味。

一個台灣朋友，也曾告訴我說，台灣那邊的機關的職員，不論地位高低，新來時，全體職員必到車站碼頭去歡迎；去職時，全體職員必到車站碼頭去歡送；所以，在那邊做事情的人，彼此都很容易親熱。顯然的，這是因為受了人間味的感動。

人間味的流露，當然不止在上述的幾種上。不過，能在這些上面流露一下，也足以使人生更加親切有味一點，這似乎可以斷言。

二五、四、二三。

長沙八角亭

# 瑞豐綢莊

摩登衣料  
特別廉價  
任憑選用  
包管如意

電話：九九六

# 黃河橋上

李友琴

敵軍已經退到黃河南岸；我軍跟踪進到黃河北岸。

附近村莊裏的人們，大約是老早知道戰禍快要來了，都逃走個精光，不但是人，就連鷄狗也都不多見了，除了土房子還沒動。我們就在這麼荒涼的一個村子裏住下了。村子東頭緊臨車站；往南到河邊，也就是半里多地。

黃河鐵橋，全長一百零二孔，有六里多地長。憑橋遠望，雖說沒有甚麼景緻可看，但是在天空河闊的壯觀中，胸懷舒暢，却也另有一番風味。順着河身，東西看去，真是一望無邊，天連水，水連天，連成一片；河裏的水，渾的差不多跟稀漿子似的，水流因而很不規則；那些露出水面的淤泥，一條一條的擺在水裏，寬窄不等，寬的有幾丈寬，經的住人行走，因此船是不好走了，在這個地方也就根本沒看見有船；再往南看，順着鐵橋一直看到南岸，遠遠一座小山，接連在長橋頭上，中間還有幾間紅頂的小房子，好像山坡上的亭子。青青的天色，襯在山後，淡淡的烟霧，罩住山前，布置成一幅山村野景。一輛鐵甲機車，後邊掛着一輛砲車；前邊推一輛平板車上載着十幾個士兵，還有許多修理鐵道用的器具和材料：這一系列車慢慢的從車站附近走上橋去。原來，敵軍退過鐵橋的時候，把橋上的鐵軌破壞了幾處，還在橋中間偏南邊一點兒，堆起一個三尺來高的土堆，土堆上插了好些木棍，上邊又橫三豎四的纏了不少的有刺鐵絲，作爲障礙物。在這南

邊，停着一輛鐵悶罐（鐵篷貨車）裏邊放着一架機關槍，槍口正對北方；因此給上橋的人一個強大的阻力。鐵甲車走上橋去，對面機關槍和南岸的砲都響了；鐵甲車上也開砲還擊。那些士兵，就在這來回的砲聲裏工作着，好在砲火並不猛烈。

一個星期的光景，工兵們修橋的工作完成；同時步兵們攻橋的任務就開始了。

鐵橋上已經發見小部隊跑來跑去，這是步兵開始攻橋了。雖說有一百多門大砲擺在北岸上，整天際轟隆轟隆的響着，威力着實的不小；可是在南岸上，也不過看見一朵一朵的塵烟，像花朵兒似的，不斷的從山坡上飛舞着。就這麼十來天，並沒有絲毫的進展。

天邊的殘月，被稀薄的白雲，遮住了光芒，映的這灰色的荒村，越發的陰慘了。早春的曉風，吹到人身上，雖不太冷，也覺得肉皮子發緊。

全團各營連，就在這清涼的黑影中，彷彿要趁拂曉總攻似的，來到車站附近忙着集合。

團長的訓話，好像嗎啡針一樣，打進了衆官長的精神裏，不由你不興奮起來。雖然鴉雀無聲，可是同仇敵愾的神氣，好像要從每個人的腦頂上冒出來似的。

太陽已經露出地面，光線射到地上，把一排一排槍架的影兒照的很長，真像一片很整齊的樹林子。人們坐在後休息着，眼光都很注意的看着河岸上。

旅長老早跑到河岸上，瞪着兩隻眼睛，東張西望，比手畫腳的對這個說一陣，對那個說一陣，雖聽不見說的甚麼，可是看神情透着十分緊張；并加上團長訓話的印象，準知道今天不是善碴兒！

橋上還是小部隊上去下來的活動着；團長也站在橋頭上看着，有時指示他們的行動，和接受他們的報告。

「轟！」一聲砲響了。登時旅長背後，塵土飛揚，旅長和附近的幾個軍官，都被塵土給罩住。團長和還有許多軍官，不約而同的往那兒跑去。大家都是一愣，以為旅長一定是危險了。不料，塵土過去，旅長還站在那兒比比畫畫的說呢，大家才放下了心。

旅長本來就因為攻橋不能得手，軍長的命令，又是那麼緊急，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忽然來了這麼一砲，雖說沒打着，究竟受驚不小，因此他更火兒了。滿嘴裏「他媽的」不住的罵着，彷彿他那一心的火兒，都要從這罵裏發洩出來。

他倒背着手，來回的溜着，腦袋一低一揚的在想主意；忽然很急的抬起頭來，衝着橋頭上，喊：

「李團長！李團長！」

團長正站在橋頭上發愣，忽聽見旅長招呼，連忙跑過去。

「李團長！你派一門平射砲上橋，打壞鼉羔子的機關槍，不就過去了嗎！快！快！他媽的！」

「是！是！」團長不以為然的答應了兩聲。

「咳！早沒想起這個主意來，要早想起來，不早就過去了嗎！他媽的！」旅長掉過臉去，自言自語的說着。

敵軍鉄悶罐裏的機關槍守兵，看見平射礮走上橋去，就先下手爲強，開槍射擊。

一陣槍聲過來，平射礮機件受傷，同時還傷了幾個礮手，排長也在其內。

「報告旅長！平射礮損壞；胡排長負傷！」團長見平射礮退回來，就這樣向旅長報告。

「他媽的！」旅長滿希望平射礮上去，三礮五礮就成功的，沒想到適得其反，氣得又罵出來了。

好像這句「他媽的！」能頂一門砲的力量。

「軍長來了幾次電話催問，我都沒法說了。」旅長很急的樣子說着：「我看就按我們方才的計畫吧，捨不了孩子，套不了狼！不豁出點兒去成嗎？」

「團長也是這麼想，不如痛快幹一下。旅長既有這個決心，那末，團長就帶一營人上去試試！」團長很爽快的說。

「好！好！你就去吧！」

全團各營長，獨立連長，還有奮勇隊長，都來到橋頭上，成扇面形，站在團長面前。

「旅長連接軍長的命令，非常着急，限本團在兩個鐘頭以內，攻下鐵橋。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我們要抱着馬革裹屍的決心，才不愧是個軍人！各營連長都是受過教育的，當然了解我的意思。今天就是今天了！團長是豁出去了！乾脆！闖不過去，這橋上就是我們的老家了！」團長慷慨激昂的一口氣說到這兒。營長，連長，隊長，聽了這一段話，精神陡漲，一個個直着眼睛，看團長的臉。「奮勇隊，帶全隊士兵，在最先頭；張營長！帶全營官兵跟進！二三營！如獨立連！」

停止原地待命！本團長隨第一營前進！即時出發！」

我正站在團長身後，一看這種情形，是真要拚命了，不由的心裏先悲慘起來。「這是爲什麼許的？」我自己給我自己這麼一個問題。

「彭副官！」團長一回頭，衝着我說。「你帶着電話班，隨第一營上去吧！」

這一句話的聲音並不大，可是震動我的耳鼓，就像響了一個焦雷，登時叫我失了知覺。所幸經過時間非常的短。「發昏當不了死！豁出去吧，服從！生死由天！認了！還有甚麼說的！」我想到這兒，就很痛快的，答應了一聲，「是！」

奮勇隊長，外號叫「二虎」。他那傻大黑粗的身量，倒也名實相符。他領着七八十名精神活潑身體健壯的奮勇隊兵，大踏步，魚貫式的走上橋去。看他們那種雄赳赳的神氣，好像不知道已經走進了危險地似的。

我帶着幾名電話兵，也隨着第一營走上橋去。

衆官兵一個跟着一個，在橋上走着，四外一點兒抓撓都沒有。一個個低着腦袋，要不，就許一眼暈，栽下橋去。

在這個環境之下，真可以說「英雄無用武之地」了，砲聲還「轟隆！轟隆！」不住的響着，好像催着橋上的人往前進，越發使人不自在了。

鐵橋太長了，在橋的兩旁，有一種保險的裝置，姑且叫它保險台。

我走到橋東邊的一個保險台上，就對上士說：

「咱們就在這兒吧！別往前湊合了！瞧熱鬧離遠點兒好，留神誤傷！」

我忘其所以的說着，方才的怕，也不知哪兒去了！隨着就面向南坐下了。上士坐在我左邊，面向西，接電話的天線地線；我就毛腰把地線，順着橋板縫兒一段一段的往下送。

一個砲彈——開花彈——在空中爆炸之後，許多破片就衝着橋上撒下來；我的脊梁上，就覺得像有人輕輕推了一下似的；可是我知道，我的背後臨河，不會有人在後邊的，趕緊抬頭，就聽見後邊橋柱上噹的響了一聲，再看上士光着腦袋，手裏捏着電線，兩眼發愣。我隨手推了他一下，說：

「你怎麼了？」

「哎呀，險！」上士一驚，一隻手很快的摸着後腦杓子，說：「腦袋沒漏，便宜！便宜！我想這一下子就完了，沒想到光把帽子打掉了，便宜！」

我回頭往河裏一看，一頂帽子還在水皮上漂着哪。我明白了，那砲彈和帽子一定是從我脊梁上滾下去的。不由的倒吸一口涼氣，說了一聲「懸」！

電鈴響了。我拿起耳機一聽，是團長。問：「前方情形怎麼樣？」

「不大明瞭！」

「那末，請張營長來吧！」

「張營長！張營長！團長電話！」我放下耳機，高聲喊。有些士兵，接聲喊向前去。

張營長從南邊，彎着腰一跨一跨的走來。一陣槍聲，好像是送他來的，可不知道是不是爲打他的？他蹲下，拿起耳機，說：

「喂！團長嗎？我是張營長！……沒有變化。」……奮勇隊離障碍物有幾十步遠。已經傷了十幾個人了。……是！總得接近障碍物，就好辦了。……」

「是！營長就到前邊去！……是！是！」

營長放下耳機，又彎着腰一跨一跨的向前邊去了。

鐵橋的左右，不斷的有槍砲彈落下來，打的橋板和鐵柱子，叮噹亂響；橋上面臥着的士兵，哼哧哧的聲音，斷續的傳來。

電鈴又響了。我一接，是旅長。趕緊喊：

「張營長！旅長電話！」

張營長又從前邊，一晃悠，一晃悠的走來。皺着眉頭子，接過耳機，說：

「旅長嗎？我是張營長！……現在敵軍砲火很緊，很不容易移動。……不是營長怕死，實在……」話沒說完，那邊把耳機放下了。張營長氣得臉上顏色煞白，站在那兒楞了一會兒，把脚一蹶，剛抬脚要走，電鈴又響了。他衝我說：「還是旅長！」我拿起耳機一問，真是旅長，就伸手把耳機遞過去。



「是！」張營長接過耳機。「奮勇隊長已經前進到障礙物了。營長就跟近。……是！營長不敢！……是！是！……是！是！」

張營長的手，顛顛巍巍的把耳機放下。

「旅長說些甚麼？」我看張營長的神氣不大好，禁不住問了出來。

「旅長也不管前方情形，就一個勁兒催着前進，又不容人說話，還說我耽誤時間了，一邊還罵着。咳。反正豁出去了，幹！」張營長說着話，氣壯起來了，挺着胸脯，一轉身，跨着大步向南走下去了。

張營長走出去有五六十步的樣子，見他身子一摘歪，翻身栽下。我不由的喊出：「哎呀！張營長完了！」

「團長上來了！」我對面一個兵說。

我回頭一看，真是團長帶着幾個隨從兵，從兵們的身上晃晃悠悠的走來。

團長累得滿頭大汗，吁吁帶喘，來到我跟前站住了。

「團長幹甚麼忙着上來了，這陣子槍子很密，快坐下吧！」我說。

「不要緊！不要緊！旅長急的了不得，我哪能不上來看看哪！」團長隨說着，隨着坐下了。兩眼很注意的向南邊看着。

「張營長大概是受了傷了。我在這兒看見他往旁邊一栽，也許栽到河裏去了！」我小聲的對團長

說。

「是嗎？」團長很驚疑的說。「那可真遭！我得上前邊看看去！」說着就要站起來。

一個個的士兵，都受了團長上橋的影響，精神特別的緊張；瞪着兩隻眼睛，向前邊看着；四肢一動也不動。

「噹」的一聲，一粒子彈正打在鐵軌上，一出溜掉到河裏去了。附近的幾個兵，同時一驚，好像從夢中驚醒了，愣眼巴怔的機伶一下子就爬起來好幾個。我心裏怦怦直跳；團長也吓愣住了。稍一愣工夫，在前邊的士兵，也都站起來了，隱隱聽見說話的聲音，從前邊向後傳來。

「奮勇隊打過去了！」大眾都喜形於色的說着。談着，講着，議論着，登時，和平的空氣，充滿了行間。

果然，槍礮都聽不見了；隊伍也慢慢的向前跼蹐起來。鐵軌上，枕木上，一汪一汪的血跡，乾的，鮮的，都有；有的傷兵躺在保險台上哼哼着，也沒有人去理他，許是沒工夫；過了土堆，土堆上的木棍鐵絲，也都沒有了，大概是扔到河裏去了。鐵閘罐當住去路，兩旁沒有道，只有從車底下爬，怨不得走這麼慢哪！

那些士兵從車底下爬過去之後，就像八百米決賽，飛也似的向前追赶；我因為任務關係，不能走的太快了，棄權吧！

我走到南岸的時候，他們都去收拾俘虜，已經走的沒影兒了。我就到車站上，工廠裏，參觀了

一遍，那些紅頂的房子，那種焦頭爛額，體無完膚的樣子，屋頂賽過漏杓一般，使人觸景傷情，好不淒慘；走到山上，轉了一圈，看那土人就着山坡挖成的房屋却很少受損傷的。我就選了一間房子，作爲臨時宿舍。

團長匆匆的跑來，用電話把收容俘虜的情形，和本團損失的概況，對旅長大概的報告了一遍，並且對於奮勇隊長和第一營長的功勞，特別的表白一番。當然是得了旅長一百二十分的嘉獎。

夕陽已經西下，天色昏黑了。我躺在草堆上，原想休息一下，誰知怎麼也不能睡着，原因是這一天的經過，又在腦子裏開幕了。想到在橋上的時候，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 民間半月刊

討論鄉村建設問題最著名之刊物

全年八角 五月底以前特價六角

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民間社

#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二期

民國廿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歡迎外來投稿。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勿在兩面寫)、

並將通信地址及投稿者姓名註明稿

末。

(三) 編者有刪改來稿之權、如不願者請

於稿上聲明。

(四) 來稿一經登載後暫酬本刊。

(五) 來稿概不退還、無須附寄郵票。

(六) 來稿請直寄瀟湘文藝社編輯部或河

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華永記印書局

發行所 瀟湘文藝社  
社址左文義祠七號

平 河北定縣考棚街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長沙府正街

鎮江瀆公園

現代雜誌供應社

### 定價

### 價

外埠郵費另加	每月一册一日出版	零售每册一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
	預定半年六册	五角五分	用但收
	預定全年十二册	一元	角以

限內角以用折九代郵  
。為以但收五洋票

# 湖南省銀行通告

一、本行奉令發行之元票，計橫式棕色十元，綠色五元，紫色一元，共三種，係用民國十七年美國鈔票公司印製之長沙銀行各票，由本行加印弧形「此鈔票由湖南省銀行兌現」字樣，並蓋章簽字。

二、本行呈准發行之角票，計橫式紅色伍角，直式紫色二角，橫式綠色壹角，共二種，均已簽字蓋章。以上各鈔票均係十足現金準備，每日（除星期及例假外）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由本行長沙總行無限制兌現，並按期公開檢查準備金數目登報公佈。至所設常德津市洪江衡陽邵陽沅陵益陽東坪零陵各匯兌處，均免費匯兌本行各鈔票，其兌換現金事務統歸本行長沙總行辦理。

三、本行奉令收回之元票，為橫式正面墨綠色背面棕色一元一種，係湘鄂印刷公司所印，現僅有二萬餘元流通在外，凡持有此票者，可即向本行長沙總行如數照兌現洋，并可由各匯兌處免費匯至長沙，以便收回銷燬。

四、本行呈准作廢之角票，為橫式綠色貳角票一種，於十九年七月間被匪劫，原未簽字蓋章發行，迭經登報並兩次張貼通告聲明作廢，復經省政府通令嚴究冒混在案，並祈公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五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年 全年 二月 二十四冊刊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 全年 十二冊刊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 全年 五十冊刊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年 全年 二月 二十四冊刊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年 全年 二月 二十四冊刊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